

船山遺書

冊三

春秋家說

船山遺書 經部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二月  
上海太平洋書店重校刊

劉陽 李英侯 總勘  
劉陽 張告吾  
平江 李蘊平 輯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春秋類存目

春秋家說三卷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稱大義受於其父故以家說爲名其攻駁胡傳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爲高論不顧其安其弊乃與胡傳等如文姜之與於弑夫之謂不討則不免於忘父討之則不免於殺母爲莊公者惟有一死而別立桓公之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誅不知子固無殺母之理卽桓之庶子亦豈有殺嫡母之理視生母爲母而視嫡母爲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見可引以斷經義乎閔公之弑夫之謂當歸獄於慶父不當歸獄於哀姜哀姜以母戕子與文姜不同不得以人爵壓天倫此亦牽於俗情以常人立論不知作亂於國家卽爲得罪於宗廟唐武后以母廢中宗天下譁然而思討君子不以爲非彼獨非母子乎首止之會定王世子所以消亂端於未萌世子非不當立則不得謂之謀位諸侯非奉所不當奉則不得謂之要挾夫之必責以伯夷叔齊之事則張良之羽翼惠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如此之類皆以私情害大義其他亦多詞勝於意全如論體非說經之正軌至於桓公元年無端而論及人君改元

宜建年號之類連篇累牘橫生支節於春秋更無關矣

春秋家說敘

先徵君武夷府君早受春秋於西陽楊氏進業於安成劉氏劉氏畢業而疑疑帖經之術已疏守傳之述未廣也已乃研心曠目歷年有得惜無傳人夫之夙賦鈍怠欲請而不敢歲在丙戌大運傾覆府君於時春秋七十有七悲天憫道誓將謝世乃呼夫之而命之曰詳者略之開也明者晦之迪也雖然綦詳而得略綦明而得晦不尠矣三傳之折衷得文定而明河南之舉要得文定而詳習其讀者之所知也經之緯之窮於幅日之月之翳於陰習其讀者之未知也小子其足以知之乎夫之蹴然而對曰敢問何謂也曰文定之於春秋也錯綜已密所謂經緯也昭回不隱所謂日月也雖然有激者焉有疑者焉激於其所感疑於當時之所險阻方其激不知其無激者之略也方其疑不知厚疑之以得晦也夫之請曰何謂激曰王介甫廢春秋立新說其言曰天戒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文定激焉覈災異指事應祖向歆尙變復孔子曰畏天命非此之謂也畏刑罰而忠者臣之道薄畏譴責而孝者子之誼衰若此者激而得滯滯而得略天人之徵不詳矣載憤辨之心

以治經而略者不一也夫之進請曰何謂疑曰宋之南渡金挾餘毒逼稱臣妾韓岳劉張擁兵強盛建炎臣主外憂天福之覆車內患陳橋之反爾外憂者正論也內患者邪說也文定立廷論道引經比義旣欲外亢伸首趾之尊復欲內防削指臂之勢外亢抑疑於內僭內防又疑於外疎心兩疑說兩存邪正參焉其後澹菴南軒師其正斥王倫之奸秦張万俟師其邪陷武穆之死而一出於文定之門效可覩矣春秋貴夏必先趙武尊王授權桓文其義一也以趙普猜制之術說春秋經世之略惡乎其不晦哉或明之而得失相雜不一而足矣夫之受命怵惕發蒙執經而進敍問其所未知府君更端博說浚其已淺疏其過深折其同三傳之未廣詰其異三傳之未安始於元年統天之非終於獲麟瑞應之誕明以詳者不復伸略以晦者弗有詘也幾於備矣越歲不辰歲在丁亥黃地旣裂昊天復傾不弔毒酷府君永逝迄今二十有二載夫之行年五十悼手口之澤空存念菌蟪之生無幾恐將佚墜敬加詮次稍有引伸尙多疎忘豈曰嗣先聊傳童穉云爾著雍涪灘之歲相月壬子望不肖男徵仕郎夫之謹述

春秋家說目錄

卷一

隱公九論 桓公十四論 莊公九論 閔公三論 僖公三十一論

卷二

文公十九論 宣公十四論 成公二十二論

卷三

襄公二十三論 昭公二十九論 定公十四論 哀公十六論

春秋家說卷一

衡陽王夫之譔

隱公

春秋有大義有微言義也者以治事也言也者以顯義也非事無義非義無顯斯以文成數萬而無餘辭若夫言可立義而義非事有則以意生言而附之以事强天下以傳心心亦終不可得而傳蓋說春秋者之所附也春秋之書元年非有義也事不足以載義義亦不得而强附之凡數之立以目言之則二繼一以序言之則二繼初目以相竝而彼此列序以相承而先後貫其理別矣故易言初言二以達于上春秋書元書二以訖于終乾始不可以言九一春秋不可言一年也乃爲之言曰元仁也乾之資始坤之資生者也夫乾之資始坤之資生仁也惟仁以始惟仁以終故曰乃統天統天者統天之所有進而六位時成一元矣浸令天之以元始以亨利中以貞終則始無貞而終無元俯仰以觀天地之化曾是各有眄而不相貫乎故夫人君之以仁體元也自踐阼之初迄顧命之頃無異致也初年而

元將二年而不元矣其將取法于亨乎而體仁長成人之德豈一年而竟乎志學之事在謹于始凝道之功必慎于終故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天以仁履地以仁載歷終如始而大始者不匱故春夏生而亦有其殺秋冬殺而固有其生有序成無特用也僅然以始居仁而莫統其後則亨者倚于文利者倚于惠貞者倚于諒矣嗚呼爲此說者之強言立義而強義附事夫君子不如其己之也

無一時之宜不足以陷愚人無大義之託不足以成忍人是以君子惡佞恐其亂義也因時而適宜舍小以成大皆義說也陷隱公于愚者必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成鄭莊之忍者必曰禍在宗社兄弟爲小持之一日協之衆口而謂不然者鮮矣微子非不諗紂之足以亡而去之若驚亦以人臣無將耳舜不以忍試之象顧封之而且以弭其姦故義者先揆于己次揆于物不以己徇物則制物之義由己立矣故曰義內也非襲取而可無餒也義在內故外無權以心生義以義從心佞者之義說乃閔默而不敢試于前魯鄭之君怵于利深矣惡足語此利賊義佞乃乘之而大禍起可但已哉

子之于父母天也可自致者無不致而有其不能致者不得以求己之道求親也故事父母以諫而有所不諫墨胎君之于叔齊帝乙之于紂魯惠公之于軌屈道以徇愛宗臣之所必違廷臣之所必爭天下後世之所必摘而伯夷微子之與隱公道不得而與夫以親之有大惡而已不得與其存也不諫其沒也不違則人子固有所忌而不敢致者矣身在故也身固輕于親則捐身以從親事親立身皆身事也則誠身以順親故曰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穀梁子欲隱公之据其位以爲正親之道失其所事親之身而道圯久矣孝子之立身親之得失且姑置之而況其他乎

隱公無可立之義則可以攝隱公固有可立之義則不得復爲攝矣不得爲攝故隱公之立爲爭國春秋必絀其亂不得爲攝則桓公之立爲弑君故春秋必目其賊周公無嗣周之義是以攝而不慚微子有元子之尊是以去而不恤別嫌明微而後義喻于心

夫婦之道從以爲順別以爲正從而不弛其別別而不悖其從履正而行順矣從

者天也天以合爲德使人殊于艸木之無情也別者人也人以辨爲紀人之殊于鳥獸之非性者也生而從者婦之順生而別者夫之正逮其沒矣孝子慈孫爲合而從之以敦親也合而從之必辨而別之以致尊也不辨無別一之相從則是爲其生之相合也以情而徇之而性斁矣夫孝子慈孫以道尊親而豈其然哉故曰合葬非古也古之爲墓者丈夫從于丈夫之黨以其昭穆而祔于王父婦人從于婦人之黨以其昭穆而祔于王姑崇別者使之居正以終所謂以道事親而尊之者至矣母之喪服替于父父在則不得伸其尊其葬合矣則將等夷之而無所替邪抑使之相就而故替之邪無使相就而故替之斯以義制禮而尊其母者可伸故喪有異服而葬無異制別則得以伸恩也且夫祔廟之禮祔于王姑而弗同寢厚其別也至矣別之既厚乃可合之以敦親故有事則告配而合食合食者親之也告配而後合則以示夫合之者子孫之義而非先人之志欲尊親之義竝行不悖矣夫祭者以享神也葬者以藏形也神肇性形開情性率道而尤不苟從情統欲而且使無別是爲導諛之子孫不能以性事親而愛以姑息也故曰合葬非古

也古道替禮意湮私欲橫行天理不復乃有如宋人之制皇后先薨則畱葬以俟山陵之合此夫以婉孌之情處其君親不孝之尤而說春秋者且以爲古張氏治邪說殄行嘻亦甚矣殯非殯葬非葬乖死者歸藏之期而懸擬生者之旦夕同處何不仁也君子以性治情則情順而性正視其親猶己也視其親之亡猶存也則何事此婉孌者爲哉隱夫人子氏薨而不書葬著恩禮之不逮焉爾隱公之爲君大夫卒而不視小斂夫人薨而替其葬春秋以爲己薄著其事而義自見也穀梁謂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夫生從君而死從王姑禮別而義殊矣一而無辨此惡知禮意哉

義之制在心如利斧之析可否破而無有縈洄其閒者也故以讓制者遠避于受泰伯虞仲是己以攝制者不疑而讓舜周公是己惡有持君父之國家中立于辭受退不避其榮進不任其重縈洄兩端以交喪者哉隱公之可有國與其不可有國一惟制之審耳其不可有卽其可有而欲不有則如泰伯虞仲離之千里而興廢之故不再與聞可矣如其可有則固有之居大位守大器握大魁流放竄殛惟

所施定宗禮翦商奄誅二叔唯所用義不得復聽之他人矣今所不避者榮也所不任者重也公子豫不告而伐衛行矣公子翬固請而伐鄭行矣先期而伐宋從之矣乃若曰吾攝也弗執焉以自任可也以君父之國家倒權而授之臣下而魯公室之不有威福自此而始豈徒喪其身之足以償責乎嗟乎于肅愍之不免于禍天也人已盡矣持大制而行乎不中止之塗荏苒逡巡禍固不可避而咎隨之矣易曰過涉滅頂凶无咎君子之免于咎也滅頂之不恤而況其他乎

衛人殺州吁于濮大詞也大衛人之殺而天下固不能難也當時之蠹法者莫甚于弑君之賊與于會則不復討大國之不能討而國人固不敢討矣宋魯陳蔡儼然以友邦之禮禮州吁厚樹之兵而張威于外乃衛人之殺之如躡逸豚如逐失穴之虺而無難也故奉大義以行所得爲習俗不能違強援不能爭已成之勢不能掣春秋大衛人之殺州吁而天下無不可爲之義矣

庚寅我入祊幸詞也辛未取郕辛巳取防重幸詞也人歸之則必入之而猶矜言庚寅我入之幸此日之遂得有夫祊故曰幸詞與人伐國己獨得地辛未有所取

焉辛已有所取焉故曰重幸詞也非春秋之幸之也魯之幸也魯幸之而爲之幸詞所以達小人傲幸之情也王充曰君子有不幸而無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幸之所成必不徒然非我所必得而一日得之得之不已而他日又得之豈人之愚而已之獨幸哉魯之爲利取也成乎鄭之亢周也成乎齊之圖伯也鄭有凌蔑君父之惡而魯分其惡齊得鄭以成其勢而魯因成之終春秋之世魯以懿親元侯驅役于齊晉楚吳而不能自振以彌縫王室自此始矣幸之所成咎之所啓可弗畏哉長孫無忌以寶賂而族滅于武氏李德裕以美官而見制于宗閔要終而言之小人之幸又奚足以爲幸

魯沒于利惟鄭指而趨合于齊愚矣乃鄭何爲者以利貿魯而爲齊驅也故魯愚而鄭不獨智夫愚者恆自智也魯曰合于齊非吾病也而三得邑是坐獲也魯智則愚將在鄭鄭智其出魯下乎乃鄭抑曰祊非我利也既授之魯入之矣其能利我許田乎若郕防者他人之失他人之得而徒爲吾貿也且魯既收之于郕防則不得復收之許是以二邑易一國也故齊以許讓魯而魯不敢有迫于兼許而

鄭之自智也效矣故之三國者惟齊爲若不智取之宋則魯有之矣取之許則鄭有之矣孰知齊之不捷于自智者其智狡乎以齊之智行之以義其可王也雖然齊之取償于二國者又在紀也魯欲合鄭救紀而不能齊制之矣故之三國者狎相沒于利而得之益緩利之益大據之益安故曰小人喻于利惟齊獨爾

桓公

有質以生文有文以立質質者人事之資也質生文者後質而生既有資矣則文居可損可益之間寧無益也文立質者卽以其文爲質而以爲人事資于此而廢文是廢質而事不立矣古之帝王于質文之間有益焉有損焉者後質之文也有益焉則不可損焉者因文之質也漢建元之建年號是已古者編年而無號非欲損之未益而已矣未益則文旣不生質亦不立質之未立事亦無資故有待于益無可必損拘者執古之未益以爲必損不亦過乎古者封建以公天下天子諸侯各編年而不一其繫則不得殊號以裂天之歲月然而天子爲天下王夷其編年無殊于諸侯其猶未之備邪夫年以紀時時以綴事事以立程編年而建之號豈

徒文哉黜陟之所課出納之所要要質之所劑功罪之所積刑名之所折覆按之所稽皆繫此矣以日爲程則今之朔亂于去月之初以月爲程則今之正亂于往歲之正朔窮于三十甲子窮于六十月窮于十二故以年冠月以月冠日而後記差可久行差可遠然其以年編也以甲子紀則亦窮于六十以君之初終紀而久者五六十天下逮十年或四三年抑或踰年而易則今茲之元抑亂于先君之元姦者伏姦訟者積訟卽莫之姦訟而心目之眩亦府史之不給也故編年以資用莫如建號之宜簡而文也不知者以爲文知其得失者以爲質也號建而前之千歲後之千歲月日之所繫事之所起止源流之所因革若髮就櫛一彼一此不紛矣若珠就貫一上一下相承矣乃爲之憂曰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信美名之有盡也不審而同于往代其以視諸數十年間元年沓至而無可別白者不猶愈乎今天下一而郡國合文籍繁而舞法者滋浸令刪去名號互混相仍啓其疑端引其姦罅卽有察吏然後從而刑之刑愈繁而變愈甚矣邇之不記何以及久近之不行何以致遠無已而以先君之謚號冠諸其上則鬻驢之券判淫之牘皆載九